

劍 神 傳

中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司马翎作品集



劍神傳

中

〔台湾〕

司马翎 著

俠 俠

目 录

第一章	兰谱记盟 郎心如铁	斩棘披荆来国色 驱蛇役兽见奇人	1	
第二章	妍媸无凭 生死有命	力尽三环秋水咽 血寒一剑远三顰	27	
第三章	爱恨集一 音容远群	身伊人憔悴 岭绝地惊魂	50	
第四章	陷魔窟 翦元凶	逞智谋 入石牢	奇功震寰宇 余骸碎芳心	76
第五章	不缘南地多高手 幸得东风护弱花		102	
第六章	携艳入山却非寻乐 望门投帖原是来仇		128	
第七章	群魔震恐 双小诡毒	剑神初现 壮士不回	154	
第八章	灵警艺高 温柔阱险	魔焰大挫 侠气微消	180	
第九章	倚石暂疗伤 临危争舍命	云浮天际 人入林中	206	
第十章	自古情天多劫难 即今火海独销魂		231	
第十一章	身入江湖救虎子 根寻石庙觅魔头		256	
第十二章	竹林藏古庙魂惊绝地 官邸觅故人梦溯当年		280	

第十三章	扶弱抑强 察言鉴色	侠名满天下 心事付东流	304
第十四章	苦海妖氛 名山侠影	惊世骇俗 化险为夷	329
第十五章	重逢旧梦 再遣悲怀	浮生草草 大地茫茫	352
第十六章	情海千变 湖波万顷	最难消受 不易遨游	375
第十七章	武林旧事空惆怅 公子无情惹风波		399
第十八章	力尽关山危未解 智推画意气难消		424
第十九章	剑寒如水 衣白疑仙	迹如薄幸空怜我 任是无情也动人	447
第二十章	输心归正道 挟技赴名山	只为国色 共候剑神	472
第二十一章	风云变色 啼笑萦怀	鬼母显神通 佳人嗟感遇	495
第二十二章	悬崖飞暗雾 仄径起劲风	纵身入壑 放虎归山	518
第二十三章	涉险历艰 降龙伏虎	芳踪何处 大劫临头	541
第二十四章	美丑原非真 恩仇最难辨	心回意转 地远天遥	564
第二十五章	勘破红尘 醉眠黄土	犹有恨 已埋身	587
第二十六章	夺剑惩凶 逢君忆旧	仁心侠骨 热泪痴魂	610
第二十七章	最难聚首 真有敌手	危崖被胁 大海西求	633

第二十八章	小施妙计 知虚实 初见奇园 探浅深	656
第二十九章	出黄泉猜谜识绝招 掷利剑妙计救佳人	674
第三十章	猿长老悯遇指凶吉 青竹杖拦途成祸灾	702
第三十一章	唱愁怀惜取百年流景 入鬼窟惊闻一寺异声	725
第三十二章	猿啸一声侠客无恙 剑寒半寺佳人垂危	748
第三十三章	幸脱魔窟 小尝清福 共赴仁心 大显奇能	770
第三十四章	文武全才 堪称佳士 虎狼之性 真惜斯人	793
第三十五章	洞天福地神仙侣 恶水穷山幽怨人	816
第三十六章	情海波澜原是误 紫湖劫难一何频	839
第三十七章	幸有奇珍驱恶鸟 急求灵药救萧郎	862
第三十八章	玉盘仙桃 有缘者得 古洞老妖 取辱而逃	885
第三十九章	仗义解围魔头皈正 热心救火朱剑无痕	908
第四十章	震古今武林争睹无双剑 倾天下情海应推第十人	931
代后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957

14 苦海妖氛 惊世骇俗 名山侠影 化险为夷

峰顶上一片恬静安详的气氛，使得石轩中万虑俱消，胸中毫无挂碍。儿女私情，都遗落在山下扰攘人世中。

钟声一下一下地响着，石轩中直向乌木禅院走过去，忽听那钟声短促暗哑地响一下，生似这个敲钟的大和尚，突然受到惊吓，故此破坏了这种宁谧出世的和谐。

石轩中微微一怔，停住脚步，但这时乌木禅院内一片寂然，再没有钟声传出来。

现在他宁神细听，已听到禅院内似乎相当热闹，这使得他十分大惑不解。那乌木禅院既是峨嵋派赤阳子清修之地，怎会闹哄哄的？

忽然觉察身后有点风响，他头也不回，仍然悠闲地浏览景色。

那风响本在身后数丈远处，他听得出来是有人急奔疾纵时的衣襟带风之声。就在这眨眼间，一下轻微的足尖擦地声，已到了他身后。

石轩中大大诧怪起来，此人身手如此高明，一跃竟达四丈，已是武林中顶尖高手之辈，但脚下如何会发出息？

但他仍然沉住气，并不回顾，一条人影从他身边擦过，迈步走向乌木禅院。这人一身灰白色宽袍，头上盘髻，足下穿的是一双草鞋，身量高高瘦瘦。

这个身穿灰白宽袍，盘髻草鞋的瘦长子，走动时虽是一步一

步地往前迈，但每一步足足跨了两丈之远，是以速度惊人。

石轩中皱起剑眉，望着那人背影，正不知是什么路数，忽见那人突然回头，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那人双颧高耸，面上无肉，只有一层皮紧紧绷住，眼眶深陷，牙齿突出唇外，一眼望去，简直像个骷髅骨头，仅仅比骷髅头多了一些头发。

这位一代大侠，也为之睁大眼睛，诧想道：“世上竟有这么可怖的活人么？看他脚下神速有如鬼魅，不知是什么路数……”

他一直目送那个怪人走入乌木禅院中，蓦地想将起来，这个怪人，怕是昔年的什么著名妖孽，曾经在赤阳子老前辈手下吃过亏，如今乃来找他麻烦。这么一想，便不肯冒失跟着那人走入乌木禅院。

片刻工夫，陆续有三个人经过石轩中身边，走入乌木禅院中。

这三个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但身体强健，脚下颇见功夫，不过比起早先那个怪人，便差上一大截。这三个老头子一身都包扎得十分伶俐，他们大概是赶时间，是以全都没有停步理会石轩中，仅仅回头瞧他一眼，石轩中在这个照面中，却已发觉这批人都面露凶横之色，分明不是善良之辈。

他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快点进去，瞧瞧到底是一回什么事。纵然赤阳子或会因他擅闯而不悦，但最多赔个礼，便可无妨。

原来石轩中自从经过这数年闭关之后，已去掉昔年年少浮躁之性，凡事都谨慎周密地考虑到。江湖上规矩，凡发生这等凶杀之事，除非是受了某一方邀约，否则便不应参与。尤其像石轩中这么出名的人物，只一出现，总有一方以为他是应邀而至。

他决定之后，徐徐步入乌木禅院。

这座禅院共有两进，第一进乃是一座宽大的佛堂，经过一方大天井，便是后一进。

佛堂中这时有不少人，石轩中眼睛何等锐利，一瞥之下，已看到早先那个怪人以及后至的三个老头，全在一边。

这一批人声势不小，大约有三十余人，全都和后来那三个老头一般装束，年岁也全在五六十岁左右。这三十多人乃是排队站好，分为三排。在这三排人的前面，那个怪人和另一个丰姿绰约的女人，一并坐在地上。地上两个大蒲团，一望而知乃是乌木禅院之物。

在这干人的对面，地上摆着四个蒲团，但只有三个和尚盘膝而坐。

首座的老和尚眉毛已经灰白，灰色僧袍罩体，在眉心处有一块拳头般大的血印。

第二位和第三位都只有三四十岁，他们的修养功夫大大比不上那血印禅师，面上露出紧张沉凝之色。

石轩中走进来，大家都移目看他，却因没有人认识他，是以无人出言干涉。

石轩中眼光扫到天井，猛然为之一震，俊面上流露出惊怒交集的神色。

原来在天井中，有一座半丈高的钟楼。这座钟楼仅仅用几根大木钉搭成，故此全部一览无遗。在那口巨钟下面，一个和尚附身在木头上，右手还握着敲钟的绳子，却动也不动。敢情一支长达两尺半的三角铤，从这和尚后背心插进去，打前心突出来，深深没入木柱中。故此那个和尚倒挂在木柱上，没有坠跌下来。

在和尚尸身边，另有一支三角钢铤，深深没入木柱中，只露出不及一尺的铤身。

石轩中这时就明白方才钟声倏哑，原来竟是这个缘故。其时那个灰白宽袍，有如骷髅的怪人未曾踏入乌木禅院，因此不会是他。凭这等手法功力，看来那批排队而立的老头，绝办不到。那么一定是那个坐在蒲团上的女人所为。

他下死劲地凝视那个女人，仅仅见到她的侧面，但这个侧面也等如看不见，因为她用一块青色的面幕，把面孔完全遮掩住，

头上还用一条淡青色的丝巾，把头发完全包扎住。

她露在外面的一双手，直是欺霜赛雪，又白又嫩，石轩中急怒地付道：“这双美丽的手，却胡乱杀人，连与世无争的和尚也弄得这般惨死，哼！美丽的外表，总难得有美丽的内心！”

现在所有的眼光都从他身上移开，石轩中看出那后到的三个壮汉在发抖。

血印禅师若无其事地半瞑法眼，端坐如山。

那骷髅头也似的怪人慢慢道：“本帮三十年来，第一次召集，迟到的人站出来！”他的声音阴沉如同鬼语，令人寒心。

那三个迟到的老头立刻走出去，转身向地上两人跪下，俯身伏首，动也不敢动。

那怪人又道：“按照帮规，比本帮主迟到的人，该当何罪？”

后面排列的人中，一个宏亮的嗓子应道：“罪该自己击碎天灵盖而死！”

俯身跪伏的三人，立刻直起身躯。

石轩中付道：“这三人难道如此服从么？我看总有一两个会设法逃的吧？”

念头尚未转完，那三个老头已一齐举掌，准备向自家天灵盖击下。

那女人尖声道：“且慢！”此言一出，那三人都停住动手，但因都是举掌在头顶，其状甚怪。

“今日首次召集，已有一个秃驴作为祭品，”那个女人尖声说，“故此死罪可免！”

那骷髅头也似的怪人哼了一声，道：“既然帮主说情，你们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减等处置！”

排列中两人应声而出，一个双手捧着一块红布，一个手持药瓶。

那持瓶的首先洒出一点药在红布上，然后躬身向地上坐着的

两人道：“敢请两位帮主赐用刑。”

怪人和蒙面女人一齐颌首，那人便转行走到待罪的三人身边。

石轩中猜测这是什么刑责，看起来倒像要用药把他们逐个熏过去似的。

正在猜疑中，只见那汉子倏然掣出一把明晃晃的利刀，飏地一挥，刀光过处，其中一人的左手已齐肘砍断。

他们的动作奇速，鲜血尚未喷涌，那个手捧红布的汉子，已经接上去，手中红布蒙在那人断臂上立刻扎好。

跟着又取出第二条红布。

石轩中看得一阵悚然，敢情这种帮规竟是如此残酷。再一看排队鹄立的老头们，这才发觉竟有三四个四肢不全。相信一定是受过帮规处罚。

眨眼间三个都处置完毕，另有三人出来，把他们架回后面。那两名行刑之人也自归队，于是地上遗留下三条手臂与及斑斑血迹。

血印禅师倏然睁目朗声道：“善哉，善哉，你们竟敢以血腥杀孽，玷污佛门净地，果报就在眼前了——”

骷髅头似的怪人阴恻恻道：“住嘴，若论果报，本帮主和庞帮主，早就遭了报应，但如今已活过了九十岁，秃驴你那些因果报应的話，只好骗骗那些无知之辈！”

血印禅师面色一正，庄严地道：“不然，你们这种巧辩，只好对凡夫俗子来说。天地之理，至为奥妙，有善人亦必有恶人，盖恶人亦等如毒蛇猛兽之类，于人世有其用处，但不论为善为恶，均非天生，人人俱有慧根佛性，只在自蔽而已！为善则可以上邀天宠，福佑不绝。为恶则轮回不已，饱尝孽报。此中消息，细细参详，当可了悟。你们今日如放下屠刀，猛然悔悟，为时未晚。凶福祸吉，在此一念……”

蒙面女人娇滴滴笑道：“小和尚你懂得什么，居然说起法来！”

如今本帮主再问你一句，赤阳子老鬼何在？你如敢不回答，将如那厮般悬尸此处！”

血印禅师安详地道：“老衲已可以代表老禅师，有什么话，都可以冲着老衲说。莫看你们远在六十年前已经成名江湖，并称为苦海双妖，于四十年前组织了两元帮，以黑手印为记。但昔年时势，又不同于今日，你们这点道行，二次出山，也未必能够再次称雄呢！”

石轩中这时才恍然大悟，敢情这两个妖人，竟然是与师祖同辈，怪不得他怎样也想不出来。昔年曾听师父霞虚真人谈起过，说及鬼母冷纲果真厉害，竟没有正派能人可以制伏她。不似当年的两元帮，初时声势虽然浩大，由阴山苦海双妖费选和庞仁君两人创设，以黑手印为记号。但被峨嵋三老之一的赤阳子和武当的井真人联手制服，两元帮转眼间冰消瓦解。

这两个老妖如今年纪已在九旬以上，这样石轩中可就好奇心大盛，因为那庞仁君双手有如羊脂白玉，嫩滑异常，加上她的嗓音，使人觉得她好像只有十八九岁。那么到底在面幕后面，是个鸡皮鹤发的龙钟老妇的面庞呢？抑是果真十分年轻美丽。

这时那苦海双妖中的费选阴阴笑了一声，道：“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秃驴，今日本帮主洗屠此院之后，加上一把无情火，烧为瓦砾，谅那老鬼不得不出头！”

血印禅师忽然喝道：“道慧不得妄动！”旁边坐着的和尚正要起身，被他喝止之后果然不敢违命起座。

他却站起身来，道：“费选你这几句话不无道理，只要你们将老衲杀死，简直就不必费事，老禅师自会出头——”

蒙面女人肩头微动，身形直飞起来轻盈地站在血印禅师面前。这一手功夫，除非具有一甲子以上苦功，绝办不到！

血印禅师抄起僧袍，掖在腰间，又卷起衣袖，然后道：“庞仁君你可以动手了！”

庞仁君心中实在不敢太过轻视这个和尚，她可知道峨嵋派的绝顶功夫“三阳功”厉害无俦，直是无坚不摧，故此她不敢徒手相搏，以免吃亏，当下抽出兵器来，原来是两支三角钢锉，长仅两尺半。

在旁边的石轩中瞧瞧那两支三角锉，已看出正与插在钟架木柱上的两支相同。再留心一看，敢情那蒙面女人后腰处有一口革囊，还插着好几支三角钢锉。

血印禅师见她已抽出兵器，不敢怠慢，口中诵声佛号，后面已有一个年轻和尚，扛了一根禅杖，其粗如碗，通体漆黑。若是钢制实心的，最少也有七八十斤之重。

对峙着的两人，光是论起兵器，那女人已吃了亏。缘因是血印禅师使的非但是长兵器，分量复又沉重之极。所谓一力降十会，老和尚单凭力气，就得教那苦海双妖之一的庞仁君不能硬架。

两下阵势摆开，石轩中偷窥那骷髅头也似的怪人费选。但见他那副可怖的面庞上，竟没半点表情。

庞仁君冷冷道：“和尚你为何不进招？”

血印禅师和蔼地道：“庞帮主远来是客，老衲理该奉让——”

苦海双妖昔年著名心黑手辣，又快又狠。庞仁君冷笑道：“和尚说得有理，叻，看招——”但见她身随声起，其快绝伦地欺身踏将入去，两支三角钢锉犹如两条飞蛇忽间已攻出两招四式。

血印禅师早已防及这一着，脚下施展出大腾挪法，身形横移了五尺之远。庞仁君招数登时完全落空，但老和尚并不放松，猛可挥杖砸去。

庞仁君不愧是昔年一等一的大魔头，就在招数落空之际，已自改变方向，双锉急攻而至。刚好对方一杖砸下，她娇滴滴喝叱一声，倏然左锉平举，架在头顶，身形软滑如蛇，直抢入血印禅师圈内，右锉光华一晃，分心刺去。

好个血印禅师降魔功夫也自精纯之极，见对方这一招攻守兼

备，自家纵然一杖砸下去，能把对方左手钢铤砸坠尘埃，却因敌人身形已欺进来，不会受伤。但自家反而会躲不过对方右铤。

两害相权取其轻，老和尚表演出精纯功力，凝立如山的身形，突又横移两尺，手中禅杖原式砸下，但仅用一手，另一手撤回回来护身。

“当”的一响，禅杖与钢铤相触，在这一刹那间，庞仁君的右手钢铤居然又横扫向血印禅师身上。血印禅师铁掌一拍一粘，将钢铤带出外门。

人影倏分，但见两人均无恙对峙，庞仁君冷笑道：“和尚果然有点门道！”

血印禅师道：“庞帮主腕力好强，老衲佩服！”

这两人以盖世武功，仅仅在一个照面间，便换了四五式之多，其中变化之精微，与及料敌应变之神速，的是上乘之极的身手。

那庞仁君刚才一铤横架禅杖下砸之势，其用意就是引诱对方不要放弃砸掉她兵器的机会。刚才若果血印禅师仍然双手持杖砸下，则她的钢铤势必跌坠尘埃中，但这一来，血印禅师准得挂彩，动辄尚有丧命之危。血印禅师料敌如神，及时撤回一掌护身，那砸下的一杖所以不收回，则是牵制对方不能继续进击。以他们这等高手比武，稍一失机，吃对方招数使开，则将如长江大河，源源攻上来。纵然能够强自支持一千招，但这一千招必尽是捱打之局，这样危险太大，是以“先机”决不能失！

他们对话两句之后，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窥伺对方空挡，以便出手。但见他们忽然一齐转圈子，行动神速无比，直教旁观之人眼都看得花了。但一忽儿又齐齐缓慢下来，有如老牛举步，奇慢异常。

石轩中看得津津有味，这等高手比武，他不但生平罕曾得见，加上他本人功力已高，眼神奇锐。那两人的举手投足以及用意何在，全都猜得出来，故此比常人特别有味。

他偷眼一觑那个费帮主费选，暗地一笑，忖道：“老魔头你终有沉不住气的时候哪！”原来那费选这刻已紧张地注视着场中形势。

石轩中只看了他一眼，又复移目到战场中，突听血印禅师龙吟地长啸一声，禅杖挥处，直砸过去。

霎时间杖化神龙，纵横挥霍，那大片杖风，直刮得屋瓦也为之震动。庞仁君因被对方占了先手，变为被动之势，一味拆解，身形之巧快，两支钢锏招数之神奇，也足以使人叹为观止。

好不容易拆了一百多招，石轩中眼力何等高明，微微一笑，想道：“再打下去，那庞仁君必败无疑！血印禅师到底是峨嵋三老的唯一传人，已尽得赤阳子前辈释道两家降魔大法。否则单凭峨嵋的绝艺，只怕无法与这庞仁君争强！”

他本是徧帮血印禅师的人，这时见血印禅师居然占了赢面，便放下心，腾出时间去看看那费选。

但见费选面色发青，一双鬼眼骨碌碌直转，这般可怖形相，更在厉魂西门渐之上。石轩中暗自想道：“若然寻常人在晚上见到这厮，不为之吓破胆而死才怪哩！”

费选突然用秘语叽咕了几句，旁的人一概不懂。石轩中以为在教庞仁君应敌之方，没有放在心上。

在费选后面站立的三排老汉，这时突然有三个靠在边上的悄悄移动。

他们六只眼睛并不望着战场，仅仅扫视着对面盘坐地上的两个和尚以及站在一旁的美公子石轩中。

那两个和尚全神注视着战场，面露紧张无比的神色。直到这时，他们还看不出本院主持大师血印和尚已占了赢面，是以十分紧张。

石轩中并不紧张，但场中兔起鹘落地酣斗着的两条人影，委实斗得激烈好看，是以他也全神观战，没有察看他们。

佛堂中杖风虎虎，震荡耳鼓，故此他们纵有声息，也难听到，何况他们脚下奇快奇稳。晃眼间已纵到对面去。费选大喝一声，倏然直扑场中，那三名老汉也同时动手。

登时佛堂内杀声大作，刀光剑影，交织成一片。原来不但那三个暗袭的老汉抡刀舞剑，直扑地上的两个和尚，便是那三排呆立如木鸡的老汉们，都一齐取出各式各样的称手兵器，散开四扑。

许多都向内一进扑去，那意思是仗着人多势众，把乌木禅院内所有的和尚都杀死。

血印禅师直料不到对方成名多年，居然有这么卑鄙的一着，急得大吼一声，道：“老衲和你们拼了——”喝声雷动中，他一根禅杖使尽威力，硬是拒住苦海双妖。

但听一声长啸，有如风啸九天，清朗悦耳。啸声中一条人影，疾如飘风，撞入人群之中，登时倒了三个。跟着一溜剑光破空而起，径从人群上面飞射过去，欻然落在天井中，人影现身，赫然是一代大侠石轩中，他手中持着刚才夺来的一柄长剑，回身拦住众老汉的去路。

他这一手的是漂亮之极，苦海双妖不由得偷眼窥觑，血印禅师乘这空隙，抢占到一点上风，把两名老妖迫得后退数步。

但苦海双妖合作已惯，加上俱是一身盖世功夫，五招不到，便将血印禅师打得退回原地。看来不出五十招之内，他们联手必可将血印禅师杀死。

地上两个和尚已跳起来，刚才若非石轩中及时扑到，将那偷袭的三人打倒，他们虽有一身武功，但因全副心神贯注战场中，纵然不死，也必受重伤。这时跳了起来，齐齐拾起刀剑。回头一下，便不约而同地直扑向石轩中立处。

他们这两位佛门高弟，全是慈悲为怀，讲究舍身为人。故此这刻都舍下主持大师的危难于不顾，先去驰援那位俊美潇洒的公子。

石轩中剑光一挥，蓦地涌起一道剑墙，寒气森森，直把蜂拥而至的老汉群迫得倒退不迭。

他放声长笑道：“魔崽子们卑鄙可耻，竟然用此手段，可惜心机都白费了……”

那两位大和尚已凌空跃到，见他神威凛凛，功力盖世，不由得都骇然而视。

石轩中道：“两位大师请把守此地，在下去援助血印大师——”

言语尚未说完，眼光射处，已见血印禅师危急的情形，于是双足一顿，身剑合一，化成一道耀目剑虹，凌空电射过去。

费选猛可击出一掌，手掌漆黑如墨。同时之间，庞仁君双铤分道并进，攻势凌厉无比。

血印大师见形势太急，不暇再顾退路，奋起神威，抡杖一封。

对方两人功力加起来，何等沉重，血印禅师抵挡不住，蹬蹬蹬退了三步之多。

这时只要对方齐齐攻上，血印禅师因身形方稳，定必无法招架，因而非伤亡不可！

这时石轩中驭剑飞到，人在空中，已大喝道：“妖孽们不得逞强，看剑——”

费选抬目一瞥，微微失色，极快地想道：“老夫活了这一把年纪，会过高人无数，但从未得见有人用剑用得如此神妙……”

这念头一掠即过，掌上已运足全力，迎着石轩中疾击过去。

石轩中来势极急，但一到双方出招威力可及范围内，冲势蓦然一煞，剑尖一抖，洒出数点寒星，直取苦海双妖之首的费选。

费选被他的神妙身法吓了一大惊，忙忙斜撤开去，一双黑漆漆的“天玄掌”连施三招，方始避过对方这一剑。

石轩中飘身落地，朗声一笑，倏又挥剑直取庞仁君，剑花朵朵涌出，精光耀眼。庞仁君见杖势既强，剑招更凶，迫不得已双

铿撒手，分头猛击两人，身形也自暴退，与费选会合。

血印禅师已勾起无名火，挥杖一砸，那支钢铤笔直射回苦海双妖立足之处。风声呼呼，强劲无伦。那庞仁君不敢去接，怕接不住时更加丢人，只好闪开。

石轩中却挥剑一架一粘，把对方的三角钢铤粘在剑上。朗声长笑道：“久闻苦海双妖大名，敢情除了仗着人多之外，还弄了这一手弃械的绝活！”

费选阴沉地问道：“架梁者报上名来！”

他这一问，使得血印禅师也为之暂时停手，敢情他也急于知道这位功力奇高的翩翩佳公子是什么人？

石轩中清朗地道：“区区石轩中，凑巧来到此间败坏了你们卑鄙毒计，却决不怕你们日后纠缠！”

苦海双妖闻名色变，细细端详这个俊美如玉树临风的年轻剑客。

血印禅师诵声佛号，道：“老衲已久仰大侠美名，想不到今日侠驾莅临，为山门解救此劫。可见因果微妙，当年若无崔老檀越一段前因，今日势必血染沙门！咄，你们两人如仍执迷不悟，终必难得善终！”

石轩中立刻接口道：“大师慈悲为怀，尚与这等恶人以自新之路，只恐他们久堕魔道，纵有善门，也无用处！”

费选眼珠一转，凶光四射，阴恻恻道：“住口，你们不必一吹一唱，这些话我们也有得出卖哩！石轩中你总算有点名望，今日架梁，倒不致于落个不自量之讥，如今咱们到外面打去，这儿有点施展不开！”

庞仁君一听，登时发出一声号令，那群蜂拥猛攻着拦住后院去路两位大和尚的老汉们，闻令都纷纷罢手，退将开来。

只见两名大和尚一身血迹，他们武功虽不错，怎奈对方都非等闲之辈，尤其是年纪都大，锻炼多年，功力不弱。故此两位大